

塔塔加是個候鳥的神秘驛站

塔塔加有個隱藏在深山裡的候鳥秘境，但能親歷其境的人卻少之又少……

20多年前，我曾跟隨前輩鳥達人沙謙中到塔塔加做灰面鵟鷹的調查，在雙十節前後的某一個早上，在自忠調查到約800隻的灰面鵟鷹，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此地有候鳥過境。後來幾次到塔塔加，也會特別注意候鳥的行蹤。曾經在晚餐過後，在公路上散步時聽到過水鳥的叫聲，這是我第二次察覺到塔塔加有候鳥過境。只是後來忙於工作，幾乎有10年的時間未再上塔塔加。

5年前開始執行玉管處保育課研究計畫，清查園區內的鳥類資源。幾年下來，因較常上到塔塔加做調查，也慢慢認識到這片蘊藏在靜謐山林裡的候鳥秘境。從文獻資料得知，早在1980年代，任職於玉管處的沙謙中已對塔塔加地區的候鳥做過一番調查，共發現8個玉山園區的新紀錄種，包括夜鷺、遊隼、花鵬、青足鵟、鷹斑鵟、赤翡翠、茅斑蝗鶯、蒼眉蝗鶯，這些全部都是候鳥。沙謙中(1989)還寫過一篇

文／陳炤杰(高醫大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)
文章，描述他跟候鳥的精采邂逅。以下摘錄一段分享給讀者「民國七十七年，我在標高2500公尺的石山工作站出差，它是在神木溪谷盡頭，新中橫路邊的一個小木屋；晚上屋外大霧瀰漫，坐在窗邊的我，耳朵裡除了電視裡的對白之外，似乎隱約聽到窗外傳來很多細碎的聲音，起身還沒走出門外，一大堆的鳥，由這個面對神木溪谷方向的窗戶闖了進來，瞬間，屋裡到處都是驚飛的鳥和傻眼的人；閃躲之餘，定睛一瞧，居然全部都是紅尾伯勞；鳥不斷的湧進，即使放下了百頁窗，鳥依然爭先恐後的由頁片間鑽進來，屋裡頓時亂成一團；慌亂中，聰明的同事打開了門，才讓鳥有一個離開室內的管道，那晚，大夥就在慌亂與驚喜中度過。」這種奇遇一輩子難得遇上一次，但奇妙的
是有心人總能躬逢其盛。



黎明時分從自忠遠眺神木溪谷・吳禎祺 攝

後來，謝錦煌老師在自忠也進行了三個秋過境季(1992-1994)的候鳥繫放工作，共發現21種候鳥，其中灰腳秧雞、董雞、磯鶯、紅頭伯勞、北蝗鶯、東方大葦鶯、黃眉柳鶯、灰背棕鳥(噪林鳥)等8種為玉山新紀錄種，收穫也是相當豐碩。以下是謝錦煌(1995)老師在報告中的一段精采描述「二更過後，進入高潮，三點半時約有340隻進站，再加上先前到達的，已有上千隻的候鳥停在自忠的屋簷上、樹上、電線上、窗前、馬路上、芒草叢中。甚至連本人的頸上也曾停過。」謝老師堪稱繫放界的傳奇人物，拼勁十足，建樹頗多，遺憾的是有次上山繫放，回程時竟不幸車禍身亡，真是令人惋惜。

展讀著這些前輩們的心血結晶，更讓我相信塔塔加是個候鳥過境的重要驛站，也確信此地是非常值得投入研究的地點。就這樣，年復一年，一到秋天，心裡就想著塔塔加，一種事情還沒做完的感覺。

2009年，我們請墾管處蔡乙榮大哥指導，開始在塔塔加一帶做遷移性猛禽的調查。這一年助理陳惠玲在好幾個地點嘗試做了大約20天的調查，結果差強人意。最佳紀錄是9月16日麟趾山的赤腹鷹919隻以及10月16日在石山工作站的灰面鵟鷹817隻。這跟當年沙謙中做的數量差不多，但跟墾丁動輒上萬的遷移量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。2010年我們鎖定兩個較佳的觀察點—自忠和麟趾山，做同步觀察。由兩位觀察員(吳禎祺加入)做調查，在赤腹鷹及灰面鵟鷹的過境高峰期各做了10個早上的觀察。最佳紀錄是9月14日的赤腹鷹2389隻以及10月17日的灰面鵟鷹9220隻，直逼一萬大關，也是塔塔加有史以來的最佳紀錄。那一天我在麟趾山山頂，看著自忠上空鷹柱不斷升起，真是嘆為觀止，也忙得不亦樂乎。2011年最佳紀錄是助理林可

灰面鵟鷹滿天飛舞的景象·吳禎祺 攝



麟趾山頂的赤腹鷹·陳惠玲 攝

欣在自忠算到的赤腹鷹5351隻(9月16日)以及灰面鵟鷹15816隻(10月17日)。17日那天是連續幾天壞天氣後放晴的第一天，當天天亮後，灰面鵟鷹就一群一群出現，一直數到中午，幾乎停不下來，助理直說一個人忙不過來，一定低估了不少。那一年，墾丁的最高紀錄是15161隻(10月12日)，還比自忠少了些。整個秋過境期，墾丁總共算到45666隻灰面鵟鷹，塔塔加在10天高峰期中就算到21603隻。足見塔塔加地區，特別是自忠應是墾丁之外最重要的灰面鵟鷹過境地，非常具有潛力推展賞鷹活動。

至於夜間遷移的候鳥，我們先延續謝錦煌老師的作法，在自忠做夜間繫放。由歐陽建華領軍的團隊，總在秋過境期的週五傍晚相約自忠見，組員們不遠千里而來，兩年間(2009-2010)上山18次，發現18種候鳥，也抓到短尾鶯及巨腳柳鶯兩種玉山新紀錄種。兩年的繫放資料清楚呈現出晚上8-11點間有一個過境高峰，



9-10月份常可在新中橫沿線發現停棲休息的紅尾伯勞・陳炤杰 攝

也印證了前輩們的寶貴經驗，即好天氣是不會有候鳥下到地面來的。

不過繫放確實有它的限制，調查人員只能在地面上癡癡地等待，對於從高空中過境的候鳥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因此在2010年由學生劉姿岑嘗試以觀月數鳥的方式，在每個月月圓前後兩天，做了16個晚上的調查，再一次證實午夜前確實有一個過境高峰，而天亮前幾個小時也有一波較小的過境高峰。去年我們進一步借用姜博仁博士的錄音設備，對夜間遷移的候鳥做整夜的錄音監測。多虧禎祺收集資料及監聽了所有的錄音檔，共辨識出17種候鳥在塔塔加的夜空中遷移。最多的是夜鷺，其次是紅尾伯勞，當然還有一些聽不出來的聲音。其中7種更是玉山園區的新紀錄種，包括蒼鷺、太平洋金斑鶺鴒、灰斑鶺鴒、東方環頸鶺鴒、紅胸濱鶺鴒、長趾濱鶺鴒及小青足鶺鴒。這些全都是水鳥，可見不只紅尾伯勞等陸鳥會從塔塔加地區遷移而過，連生活於海邊濕地的水鳥也會從這邊過境。所以

下次當你在山區聽到水鳥的叫聲時，請勿懷疑，那絕不是時空錯亂，而是真的有水鳥在夜空中遷移。

最後，套用一段謝錦煌老師(1995)的話：

「新中橫的美景、白天的起落鷹群、漂亮且叫聲優美的高山鳥，再加上半夜的過境候鳥；如果能把它們適時的連成一線：登山、賞景、賞鳥和渡假，豈非本省旱季最好的去處？」早在20年前，謝老師已對塔塔加地區規劃出一條美不勝收的生態旅遊行程，可惜至今仍未實現。去年十月跟玉管處解說課上山辦賞鷹活動，發現自忠竟已成為阿里山遊客觀賞日出的新景點，一大早就人滿為患。不過當太陽出來後不到十分鐘，人潮又幾乎散盡，這時我們才得以就定位賞鷹。不到十分鐘，灰面鵲鷹



就從溪谷裡開始浮現，排排站立在針葉樹的頂端等候上升氣流。又不多久，一群接著一群的灰面鵟鷹從溪谷裡以及北邊山頭的更遠處持續出現，在自忠旁邊的山嶺線上持續盤旋，繼而形成鷹柱。當到達一定高度後，鷹柱轉化為一條長長的鷹河，一路往南飛翔而去。灰面鵟鷹



自忠觀賞日出的人潮·吳禎祺 攝

起鷹的景象實在比日出精采多了，可惜知道的人並不多，遊客們難得上山一次，卻又硬生生地錯過這一年一度的生態奇景，真是可惜啊！

參考文獻：

沙謙中。1989。遷移記聞。中華飛羽2(11): 13-24。

陳炤杰、蔡哲民、陳惠玲。2010。玉山國家公園鳥類資源調查規劃及資料庫與網頁建置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。

陳炤杰、劉姿岑。2011。玉山國家公園賞鷹季規劃與鳥類資源保育推廣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。

陳炤杰、吳禎祺。2014。塔塔加地區夜間過境候鳥資料收集計畫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。

謝錦煌。1995。自忠秋季夜間過境候鳥調查。野鳥4: 47-53

錄音檔：請直接點選

- 在夜空中遷移的夜鷺群
- 紅尾伯勞與白面鼯鼠的相遇
- 半夜裡候鳥飛越樹梢的振翅聲
- 風雨中遷移的青足鵲

我的自然生態觀察筆記～黃頭扇尾鶯

文、圖/白水

當人們開始注意一件事物，有了興趣從而發現或擁有之後，就會時常看到或注意到！比如在購車前對某W廠牌很陌生，一旦擁有此廠的車輛後，路上便會發現怎麼到處都是W廠牌的车？這就是所謂的心理學名詞「視網膜效應」。這效應應用在女士們買L名牌包的道理一樣，擁有這款包包後走在街上，會不自覺發現原來滿街盡是此L名牌包。「視網膜效應」用在賞鳥人身上也一樣，在未注意或還未看到某鳥種之前，感覺好像都看不到，一旦機緣來到，和某鳥種在野外邂逅之後，就會經常看到，因為此鳥已引起賞鳥人的關切。

在和黃頭扇尾鶯打照面之前，其實和牠早已在野外擦身而過而不知。尚書林山有高莖草生帶區，是黃頭扇尾鶯的棲身和活動環境，長年在此區跑步、健行、騎車，甚至後來的賞鳥卻從未與其見面，直到2010年5月商請鳥會專職楊玉祥先生至此協助調查，經由指點才在長草

叢上看到身影，之前看不到是因為牠真的很小，要發現並不容易，要看牠必須很有耐心。

自2010年後的幾次鳥類調查也都只聞其音不見其影，時隔二年之後，邀請山宗一白先生支援春季鳥類調查，或許他姓黃的緣故吧，那天上午，山區到處是黃頭扇尾鶯，來和初次造訪尚書林山的黃先生相見歡，連黃鸝也都現蹤呢！再隔一年的某個週日，傍晚時分和男孩相偕到後山健行，在望雲山前的一株樟樹，發現一窩正在抱巢孵卵的黃頭扇尾鶯，與男孩以手指筆畫靜靜地觀察，父子後來看了不少剛離巢不甚怕人的雛鳥和亞成鳥，當時我非常高興，希望藉由這次的親子自然觀察，能讓未來將是軍人的男孩，也會欣賞

和觀察大自然生態，進而對生態保育產生注意與關切，

這才是自然教育的重點！

黃頭扇尾鶯
102.5-30 L.C.C.

